

卢基扬诺夫对《中庸》学术价值的独到阐释

安玲玉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汉学家卢基扬诺夫从当代历史哲学视角对儒家哲学经典《中庸》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分析, 并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神话学、宇宙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维度挖掘出《中庸》与《论语》的不同之处。卢基扬诺夫以其“他者”视角解读《中庸》之举, 不仅颠覆了俄罗斯汉学界关于“儒家缺乏宇宙观”的传统观点, 而且为国际儒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

关键词: 卢基扬诺夫; 《中庸》; 《论语》; 儒家道德宇宙观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南怀瑾认为, 曾子之作《大学》、子思之作《中庸》, 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南怀瑾 2015)《中庸》作为“四书”之一, 是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 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中庸之道, 它使得中华文明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文明。然而, 《中庸》却并未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国内关于《中庸》的研究型论著寥若晨星, 如张汝伦断言: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就是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 一直没有成为治中国哲学者研究的重点。”(张汝伦 2025: 11) 反观当代俄罗斯汉学界,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中庸》便备受其关注, 如布罗夫(В.Г. Буров)、卢基扬诺夫(А.Е. Лукьянов)、尤盖(В.Б. Югай)、阿布拉缅科(В.П. Абраменко)、谭傲霜(Тань Аошуан)、彼得鲁宁(А.М. Петрунин)、秋加舍夫(Е.А. Тюгашев)、沃尔西娜(О.А. Ворсина)等学者均从不同学术视角对《中庸》展开了研究。其中, 卢基扬诺夫从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道”哲学对比等学术视角探讨了《中庸》蕴含的儒家文明起源思想, 并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宇宙哲学、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维度探讨了《中庸》的学术价值。然而, 目前, 国内汉学界对俄罗斯汉学家《中庸》研究的再研究仍有待完善, 如《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接受——以〈中庸〉在俄罗斯的翻译与阐释为中心》(张鸿彦 2022)、《〈中庸〉在俄罗斯的译介与阐释》(王灵芝 2023)和《卢基扬诺夫儒学翻译思想探究: 基于〈中庸〉的哲学诠释学分析》(杨蕊 2025)等学术论文主要聚焦于译介研究或翻译策略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基于对卢基扬诺夫儒学研究成果的研读, 拟采用文献梳理法、概念分析法和辩证评价法, 分析卢基扬诺夫如何探讨和评价《中庸》的学术价值, 以期通过这一研究为国内“中庸”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并为国内学者从事俄罗斯汉学家学术思想的专案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学术视角。

2 卢基扬诺夫的《中庸》研究概述

汉学家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关键媒介,承担着价值阐释与跨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阿纳托利·叶夫盖尼耶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укьянов 1948.10.28—2021.04.23)是苏联及俄罗斯杰出的汉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文化学者和翻译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特别注重对先秦典籍、中国古代“道”的哲学与文明起源思想、儒家与道家思想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对《四书》《郭店竹简》《诗经》《三字经》《天问》《道德经》《山海经》《淮南子》《易经》等也均有涉猎,其中尤以对《中庸》着力最多。鉴于卢基扬诺夫在俄罗斯汉学界《中庸》研究中的代表性地位,本文将聚焦其关于《中庸》学术价值的认知。卢基扬诺夫的这一研究,对于深化国内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汉学界的《中庸》研究长期聚焦文本翻译与基础阐释,未触及哲学内核。卢基扬诺夫指出,尽管《中庸》渗透着《易经》式的形而上哲学元素,却始终未被纳入历史哲学研究范畴(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8)。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20世纪70年代前,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庸》的哲学研究近乎空白。正如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所批判的:“中文资料库中有一些深刻的哲学文献,如《易经》《论语》《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但这类文献并没有被当作哲学来对待。”(安乐哲 2015: 81)直至1973年,布罗夫首度从哲学视角翻译《中庸》,突破传统汉学路径。然其研究止步于译本生成,未构建起系统的思想阐释体系。1998年,卢基扬诺夫突破传统哲学的研究路径,引入当代历史哲学视角,完成《中庸》的哲学化翻译与释义,实现了从“文献解码”到“思想阐释”的跃迁;2003年卢基扬诺夫出版《儒家经典〈中庸〉:翻译与研究》(«Конфуцианский трактат “Чжун юн”: перевод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3),通过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神话学、宇宙学等多元维度考察,系统论证《中庸》作为儒家“道”文化原型(архетип культуры Дао)的文明起源意义,标志着俄罗斯《中庸》哲学研究臻于成熟。具体而言,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对儒家经典《中庸》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本译介与初步阐释,尚未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为了满足俄罗斯历史哲学在探究中国哲学起源与演进过程中所提出的新研究需求,卢基扬诺夫将《中庸》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对象,旨在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为切入点,对《中庸》的儒学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可见,儒家经典深层的哲学特质开始得到俄罗斯汉学家的自觉关注与深入挖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卢基扬诺夫成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推动儒家经典《中庸》研究走向哲学化的核心人物。卢基扬诺夫的《中庸》研究成果,在诠释视角上实现了从文献翻译到哲学研究的深化,成为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最具哲学自觉的儒家经典译介成果,为他本人乃至学界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新的范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基于《中庸》的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卢基扬诺夫以当代历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为指导,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神话学、宇宙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维度探究了《中庸》的儒家文明起源,即以“道”文化原型为切入点,对儒家哲学展开了详尽研究,并构建了系统化的儒学思想体系。卢基扬诺夫有关《中庸》的学术成果不仅填补了俄罗斯汉学界《中庸》历史哲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为21世纪俄罗斯汉学发展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华文明起源的“道”文化原型研究。另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基于《中庸》的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卢基扬诺夫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最权威的《中庸》研究者,为中俄文明互鉴事业以及儒学传播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前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借由卢基扬诺夫的“他者”视角,重新探讨《中庸》的学术价值,该课题研究尤为迫切。

3 卢基扬诺夫论《中庸》的学术价值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蕴含深厚的儒学内涵，不仅承载了孔子及其弟子所传授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智慧，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卢基扬诺夫亦高度称赞中国儒学思想的精神价值。依卢基扬诺夫所见，儒家思想，特别是《中庸》之“中、和、诚、仁爱”等儒学思想，作为中华文明之精髓，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道德品质的形成，而且对包括俄罗斯文明在内的世界精神文明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卢基扬诺夫在《精神文化大典》中表示：

“中国的精神文化深植于其地理与民族土壤之中，承载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历经漫长而连绵的演进历程，为世界精神价值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为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精神文化注入了鲜活生命力。揭开中华文明的本真面貌，有助于俄罗斯进行精神自省，并在俄罗斯本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照亮’一系列亚洲印记。读者或许会感到惊讶，譬如，人文主义，在中国称为‘仁爱’，作为一种俄罗斯精神特质，追溯其根源，竟与亚洲文明纵横交错。该论断的依据在于：仁爱思想以及基于仁爱思想而形成的‘人际和谐、天人合一、家国协调’等核心世界观，不仅属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想，而且属于我们的一些亚洲邻国的民族意识形态所固有的观念。而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庸》的章句中——‘仁者，人也’。”（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и др. 2006: 29）

卢基扬诺夫基于对《中庸》主旨内容、思维特点、义理逻辑与价值旨趣的全面分析，得出结论：以《中庸》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蕴藏着卓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庸》既是传承于《论语》的孔学心法大作，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要义。针对这一观点，卢基扬诺夫虽然表示认可，但他依然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认为，《中庸》是儒家典籍中最独特的一部经典，其学术地位甚至可以超越《论语》。卢基扬诺夫指出，《中庸》可视作一种特殊的“儒家诗歌”，不同于《论语》的是，《中庸》将中国哲学宇宙的礼、乐和建筑构造融为一体。（В.П. Абраменко 2017: 106）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区别于其他儒家典籍，《中庸》的独特意义在于：《中庸》以“儒家诗歌”的方式阐释了儒家独一无二的道德宇宙观念。由此以来，卢基扬诺夫评价指出，《中庸》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大作，甚至比《论语》更值得关注，他强调道：“《中庸》从《礼记》中‘脱颖而出’，并纳入‘四书’之列，绝非偶然。《中庸》进一步细化、补充和发展了《论语》的观点。”（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7）

依卢基扬诺夫所见，《中庸》的儒学思想进一步升华和完善了《论语》的传统儒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庸》重现了其他文献中未曾记载的儒家宇宙起源论的图景（картина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космогонии）。（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7）该图景发挥着双重作用，即宇宙起源论（космогония）为儒家文明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凭借宇宙起源论，儒家在“道”文化的宇宙世界中巩固了其最原始的思想，并获得了哲学地位。（А.Е. Лукьянов 2017: 25）

卢基扬诺夫关于儒家宇宙起源的讨论，即是对宇宙“秩序”的讨论，它既包括宇宙起源、终极本体、组成要素、基本结构等问题，还包括宇宙的终极本质、统一原理、变化规律等问题。而卢基扬诺夫关于宇宙规律的讨论，既包括宏观宇宙（自然天下）的自然规律，又包括微观宇宙（人类天下）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呈现出同构性，这一性质以“道”文化的形式呈现而出。从儒家之“道”文化的层面来看，儒家的自然宇宙规律表现为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卢基扬诺夫将其称之为儒家自然宇宙观，而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则

表现为五常，即德、仁、义、礼、信，卢基扬诺夫将其称之为儒家道德宇宙观。卢基扬诺夫认为，《中庸》首篇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该句则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儒家的宇宙起源的过程，这是其他典籍中所不存在的。正如卢基扬诺夫所解释的：“《中庸》旨在再现儒家宇宙起源的图景（конфуциан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космогенеза）。君子承载着‘太一’（笔者注：‘太一’或‘一’，即宇宙万物的本源——道）的使命。君子处于‘隐’（笔者注：‘隐’即隐蔽的、无形的‘道’，对应《中庸》中的‘莫见乎隐’之‘隐’）时，演化为‘太一’，‘天、地、人’宇宙三元蕴藏着在‘太一’中。通过一切努力，君子成功汲取了‘有’（笔者注：‘有’出自《道德经》，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一原始力量，由此，君子表现出极致敏锐与审慎的能力。此乃君子的自我行为，即前宇宙（笔者注：‘前宇宙’指天地未分前的混沌宇宙）之本体‘独’（笔者注：‘独’强调君子独身一人时也能遵守君子之道，这是儒家宇宙的本体论基础）”。（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67—68）

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在《中庸》中，由于宇宙之子始终遵循“中和之道”，宇宙之子有能力合理调配自身的“喜、怒、哀、乐”之情绪，因此，混沌状态的原始宇宙演化为充满秩序的宇宙本体——“道”，由此一来，万物生长复苏，世界呈现和谐气象，宇宙之子亦修身成为君子，在儒家，孔子正是君子的理想化身。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儒家宇宙起源的过程是有与无、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儒家宇宙的起源并不是绝对虚无的存在。卢基扬诺夫通过阐述儒家宇宙之子的演化过程，构建了儒家社会文明类型的道德宇宙观体系。

第二，《中庸》丰富了“人性”概念。根据孔子的弟子记载，孔子本人对“人性”概念保持避而不谈的态度。（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97）《论语·公冶长篇》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卢基扬诺夫阐明了孔子鲜少讲述“人性”的原因，在他看来，儒家的“人性”既属“人”性范畴，亦属“物”性范畴。（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40）因此，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达“人性”的本质意义，需要弟子用心去体会何为“人性”，方能领悟到“人性”之本质以及天道规律之真谛。

《中庸》开篇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在《中庸》中，天命、性（亦是“人性”）、道（亦是“德”）、教等概念形成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概念体系，即“天命—性（人性）—德—道—和一教”（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25），《中庸》学说，即旨在完成天命转化过程的“道”学说（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40），该学说旨在强调“人性”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要深入理解“人性”概念，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概念的相互关联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概念的内涵。

第三，《中庸》揭示了鬼神的宇宙起源和道德功能，而《论语》并未就此方面内容展开讨论。（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97）《论语·述而篇》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怪异现象、暴力行为、悖乱活动与鬼神传说四类超自然现象避而不谈，孔子重视道德和理性培养的教育理念，对超自然现象持有审慎态度。而《中庸》则多次谈及“鬼神”，旨在强调践行鬼神之德的必要性。《中庸》第十六章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此外，《中庸》还引用《诗经·大雅·抑》的诗句，强调鬼神作为道德模范的重要性——“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关于“鬼神”，在卢基扬诺夫看来，“鬼神”是一个不被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主体。“鬼神”发挥着“中介”作用，无形地游历于逝者和生者之间，“鬼神”是高尚品格的

载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尧、舜、文王、武王、周公正是遵行孝道品德的完美化身。

（А.Е. Лукьянов 2017: 72）《中庸》借助对“鬼神之神”的论述阐发了君子之“道”的精髓，即道德宇宙的本源，它无所不在、精微而宏大，如《中庸》所言：“道不可须臾离；君子之道，费而隐。”《中庸》将“鬼神”和君子的道德品行提高至形而上的神话哲学理论高度，从而揭示了宇宙与人的关系，该思想契合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

第四，《中庸》深入表达了“仁”精神品质的道德起源。（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7）卢基扬诺夫认为，君子作为儒家宇宙的缔造者，参与儒家之“道”的生成（генерация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го дао）过程中。儒家君子之“道”的根基起源于“孝悌”和“仁”。（А.Е. Лукьянов 2017: 7）在《论语》中，“孝悌”进一步强化了“仁”概念，如《论语·学而篇》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强调，仁德的根本在于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孝悌是培养道德品行“仁”的基础。

卢基扬诺夫认为，人立足于“宇宙之诚”进行自我创造。（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7）《中庸》第二十五章曰：“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强调“诚道”是君子实现自我完善的终极理想。卢基扬诺夫还指出，在《中庸》中，“明”亦指向“善”，“善”的结果即是认识论-本体论层面的准则——“诚”（гносео-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орма искренности (чэн)）。（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148）《中庸》第二十章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卢基扬诺夫强调，“诚”乃“善”的人类学转型（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148）《中庸》第二十章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贯通了天道与人道。卢基扬诺夫还强调，“诚”的真正主体，正是“道”，“‘中’之圣人”（совершенно мудрый человек середины）担任着该角色。这是一位“理想主体”，趋近理想主体的行为始于有意识的择善。（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148）如《中庸》第二十章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在《中庸》中，道德品质“仁”的精神起源为“诚”这一哲学范畴，“至诚”是人之性“善”的极致境界。《中庸》上篇从本体论层面集中阐释了儒家自然宇宙论——“天道”，即“中道”；下篇完美承接上篇，下篇阐释了形而上的儒家道德宇宙观的内容——“人道”，即“诚道”。“中道”被升华至“诚道”的高度，由此，“中”“诚”成为《中庸》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儒学思想。依卢基扬诺夫所见，“诚”是宇宙之诚、万物之实，是宇宙中虚无而强大的自驱力，“诚”是育人、成物之基础，是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之大本。“诚”虽源于天地之间，却也是超物质的、形而上的道德宇宙观基础，因此，“诚”既代表天道，又代表人道。圣人作为承载儒家之“道”的理想主体，在道德、伦理和精神层面经过个人的“理性化”（即“明”）思维加工，由“中”达到“诚”，便可冲破物质局限，赞天地之化育。总体而言，“诚”不仅是宇宙的基本状态、万物的根本属性、自然界的普遍法则，更是人类道德品行的基础规范。如果“中”是自然宇宙本源，那么“诚”则被作为道德本源，两者有机结合构成儒家的宇宙起源理论。

第五，《中庸》详细阐释了《论语》中“好学”的哲学概念，并直指其认识论方面的内容。（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 97）《中庸》第二十章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仁、勇”三达德强调要通过勤学好问、躬身实践、知耻改过三种方式修养德行，培养智慧认知、仁德践行与勇毅品格的美德。《中庸》第八章曰：“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颜回对道德修养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因坚守中庸之道而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卢基扬诺夫指出，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孔子认为，

除了自己之外，只有颜回可以配得上“哲人”或“好学之人”的称呼。（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34）《中庸》激励后人将颜回作为楷模，用心去践行和传承“中庸之道”，并将其融入个人的内心世界，这便是“好学”之行为。

卢基扬诺夫认为，“好学”并非孔子随口一提的词语，而是一个严谨的哲学术语，该词用以精准定义特殊人群精神活动的特殊范畴。（А.Е. Лукьянов 2017：136）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孔子以重塑未来为宗旨，提出“好学”概念，旨在从精神层面修复“道”文化的天下和谐。《中庸》继承并发扬了《论语》所提倡的“好学”精神，并从认识论的角度强化了“好学”精神对于人的认知、智慧及成长的重要意义。此外，《中庸》还通过阐释“好学”之特质完善了孔子关于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第六，《中庸》构建了一套哲学范畴的生成体系（система генераци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й），该体系表现为一组锁链式的螺旋体结构，其肇端于古老的神话，进而通过多层级的方法，即“理性化”，转化为哲学意识。《中庸》还揭示了儒家范畴的神话学根基，这样一来，儒家哲学遵循世界哲学起源的普遍法则，即“从神话到逻各斯”，显现出其演变和发展轨迹。（А.Е. Лукьянов 2017：26）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植于上古时期形而上的神话学抽象概念或元素符号，例如，凤皇（凤凰）、纹理（文理）、自然、自歌、自舞、系辞等，儒家哲人基于理性思考将这些抽象符号升华至哲学高度，在《中庸》中，儒家的哲学概念链体系中，即“天命—性—德—道（率性）—和一教（修道）”，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形成一组环绕的螺旋体构造，其按照“由虚至实、由无至有、由感性至理性、由神话至逻各斯”的变化规律，完美地诠释了儒家的“道”学说。

卢基扬诺夫基于对《中庸》这部儒家经典的深入了解和认识，高度肯定了《中庸》的哲学价值，他指出，《中庸》的哲学价值及其历史哲学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中庸》不仅详尽地阐释了儒家道德宇宙观，而且还阐发了“道”范畴体系的神话起源机制的宇宙观。《中庸》还阐述了“好学”概念，界定了“人性”本质，揭示了“仁、义、礼、信、德”范畴的内涵，以彰显孔子作为中华之哲学家与精神指导者的作用。（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74）卢基扬诺夫还指明了《中庸》的贡献，即《中庸》旨在系统阐述儒家的天下文明理论的核心要义。（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75）同时，卢基扬诺夫还高度赞扬了《中庸》的哲学地位：“与《论语》相同，《中庸》所阐述的思想使得它不仅作为古代哲学宝库的不朽典籍存在，更是一部对当代社会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经典。”（А.Е. Лукьянов 2003：177）

卢基扬诺夫对《中庸》学术价值的探讨亦获得了俄罗斯汉学家的高度认可，影响了俄罗斯其他汉学家的思想。阿布拉缅科评价说：“《中庸》在深化、补充和发展《论语》思想的同时，旨在弘扬天下文明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赞歌。倘若以《论语》的标准来衡量《中庸》，它同样可被赋予‘哲学诗歌’的文体特征。与《论语》一脉相承，《中庸》集乐、礼、诗歌为一体，歌颂着‘文明’。在对《论语》的思想加以具体化、补充和发展的同时，《中庸》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精义，彰显出关于中华文明的道德颂歌的特质。由此，遵循至圣先师之‘诚’的教诲，中华精神的道德疆界及其智慧价值得以确立，哲学与诗歌之路必将在此交汇相融。”（В.П. Абраменко 2017：106）因此，通过这一点可以证实，卢基扬诺夫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影响了其他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还促进了俄罗斯儒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其构建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及提出的学术观点为俄罗斯汉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

综合以上六点卢基扬诺夫对《中庸》学术价值的认知可以断定,《中庸》既传承了《论语》的早期儒家思想,亦实现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超越、发展和补充,其哲学地位在“四书”中尤为显著,饱含儒家思想之精髓。

4 结语

卢基扬诺夫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秉持科学公正、平和谦逊的学术态度,坚守“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他以东西方文明互鉴的使者身份,结合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宇宙哲学、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等视角,对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经典《中庸》的学术价值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从而挖掘出《中庸》区别于其他儒家典籍(主要以《论语》对比为例)的独特学术价值。卢基扬诺夫以其“他者”视角向世界阐释和推介儒家典籍《中庸》蕴含的中国智慧之举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俄罗斯儒学发展的维度来看,卢基扬诺夫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学观不仅推翻了俄罗斯汉学界“儒家无宇宙观”的传统认知,而且响应了俄罗斯历史哲学探索东西方文明差异以及俄罗斯汉学界探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关系的现实需求。从中国儒学发展的维度来看,卢基扬诺夫的儒学研究成果为中国儒学的对外传播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学术交流平台,展现出了东方哲学在跨文化语境中所激发的诠释活力与理论生机。而从世界儒学发展的维度来看,卢基扬诺夫对《中庸》解读不仅深刻反映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历史进程,亦丰富了国际儒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视野。

参考文献

- [1]Абраменко В.П. Срединный путь —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гимн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а.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ереводы[М]. Москва: ИДВРАН, 2017.
- [2]Лукьянов А.Е. «Чжун юн»: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ередине — Конфуцианский трактат «Чжун юн»: перевод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3.
- [3]Лукьянов А.Е.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Курс лекций. Часть III. Раздел 1. Философия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а — «Четверокнижие» («Сы шу»)[М].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17.
- [4]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Кобзев А.И., Лукьянов А.Е.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М].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 [5][美]安乐哲: 活着的中国哲学[J]. 孔学堂, 2015(1).
- [6]南怀瑾. 话说中庸[М].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 [7]辛红娟.《中庸》儒家思想的逻辑框架与当代价值[N]. 光明日报, 2024年9月14日.
- [8]张汝伦.《中庸》为什么被遗忘?[J]. 上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On A.E. Lukyananov's Understanding of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 Ling-y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renowned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sinologist Lukyananov conducted an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Confucian philosophical classic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philosophy. He explore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ontology, epistemology, axiology, cosmic philosophy, eth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Lukyananov'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rough his "other" perspective not only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view in Russian sinology that "Confucianism lacks a cosmology", but also provided new cognitive frameworks for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studies.

Keywords: Lukyananov;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an moral cosmology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俄罗斯中国儒学阐释研究”（25AGJ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安玲玉（1991—），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汉学。

收稿日期: 2025-07-01

[责任编辑: 惠秀梅]